



何必集

流沙河题



陈 墨 著

何必集

流沙河題



必言終身鄉有一言而後言詩始創且終云屈詞
固佳妙惜均與懷宇體之作且以性靈換氣
在真人而得至文章不如唐真文章不如其
人考有年近十指風采聚應未小有就時詩
論居讀後亦甚後悔居子亦云文章君子
遠庖厨之於文章余未之聞也至以已義文章
為不就不錯了

湘西人黃永玉丁巳歲暮

陳墨書





朝飲木蘭之潭露兮

某年余從岳嶽舟泊新歸一見山色空濤遙寓屋
脊於水影波之中規層迭鷗聲人靜如魚下蓮
底子於此制新且飲奠於江平旋即放流於雲中
恍回於汨羅以臨澤畔目沉河底云云子後
游年之人與斯語云認同鄉食飯共共矣余乃
之楚人每誦楚辭其歌謠以證公之肇興曲謠
始生此以策別又未免謬矣云云公始有何必何



陈鹤良摄于文革中



目 录

丑话（代序）	(1)
“结” 话	(3)
“退” 话	(8)
“圆” 话	(12)
“穷而后工” 公道话	(16)
废话	(19)
“陶” 话	(22)
“明” 话	(25)
“达” 话	(28)
夜话	(31)
鬼话	(35)
神话	(40)
疯话	(47)
大话	(50)
梦话	(55)
胡话	(64)

屁话	(68)
￥先生怪话	(75)
好话	(108)
瓜话	(111)
气话	(114)
实话	(119)
训话	(123)
臆话	(127)
找话	(133)
戏话	(136)
重话	(141)
虚话	(148)
童话	(156)
回话	(160)
当话·必话·真话	(164)
禅话	(170)
对话	(190)
小话	(213)
闲话	(230)
错话	(237)
独话	(241)

智话·····	(246)
庄话与谐话·····	(272)
塑料话·普通话=官话·套话·····	(277)
“玩”话·····	(281)
痴话·····	(288)
聪明话与傻话·····	(299)
假话与真话·····	(306)
醉话·····	(310)
书话·····	(210)
“天才”话·····	(335)
黑话与行话及土话·····	(342)
蠢话·····	(351)
老话与新话·····	(359)
克隆笑话·····	(390)
粗话·····	(399)
“才”“子”话·····	(403)
正话与反话·····	(416)
最后的话(代跋)·····	(428)

丑 话（代序）

——说在前头

徐卓呆《笑话三千》中有一则《何必刻板》：

一先生最爱放屁，将椅子挖一窟窿，为放屁出气之所。人见而问之，先生因述其所以然。人曰：“放屁只管放，何必刻板。”

但凡见过我这集文章的人，多半不解：“尽是‘话’！这话那话，天下之话你想一人说完么？也不嫌约束，这是何必呢？”我当然这样解释：“我就是爱放屁且刻板之人。”因为据[法]罗贝尔·埃斯卡皮的《文学社会学》所论，凡不具备或有意疏离“商业意识”的文学，除了从写作中找点乐子外，别无价值。因此我想，写文章既然是“狗吠鸡鸣，作茧自缚”，明知不可为而不得不为之的事，那又何必不“霞思云想，刻意经营”呢？反正自设之障碍愈多，也许所得乐子愈大。

所以倘若有人以“何必多话”，“何必以懒放自患”、“何必还分什么美活丑活”相诘，我一定会以“人生空忙，何必不……”作答的。——我在作文之前或之后，已于内心冲突中如此多次演练过了，故不难。

但倘若有人以“何必花钱出书”相诘，我必然结结巴巴，说不清楚。因为除了“我也是凡人一个”大而虚的道理之外，连庄子“一龙一蛇，与时俱化，又何必硬要偃旗息鼓、断流止沸呢？”的辩证法主观能动性也颇感缺乏说服力。故只好请出谭献那著名的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话作答（《复堂词录·序》）：

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

不为钱作文，甚而花钱出书，我想大约因为“有病”。旁人作急，不免以“何必”相劝，但此中乐趣别人无法分享，况固执于“特立独行”，也就不免惯拿“何必不”抵挡了。

——当然，这都是我事前的假想。也就是说，无论“何必”也罢，“何必不”也罢，只有我方把这个集子、这些文章“当了回事”。

如此看来，“何必”二字颇有禅趣：非关理也，亦非非关理也；非退一步也，亦非非退一步也；非相委蛇也，亦非非相委蛇也。……

王子猷“何必见戴”很出名，也许说明所谓“兴趣”者，正在乎“途中”。——此我“用心”之所在。

所以，丑话说在前头，何必不“以此当两部鼓吹”耳。

我的爱有如蛙声，
零碎又单调，
然而总不愿
休止……

98.6.4 于人境篁

“结”话

——咬文嚼字

结，就是绳子疙瘩，这是每个人都知道的。但它在我国古代生活中所占之地位，则不是尽人皆知的。“结”在古代，常被用来譬喻男女交合，常被当作爱情的象征信物。因此，它象西方的“玫瑰花”、“爱神之箭”那样，长期受到少男少女们的赞赏、使用和讴歌。

如果“结”从来就没有这种独特的譬喻功能的话，它就少了一层“文化”色彩。

就拿词汇来说，“结”的本义是“两绳相钩连”（《辞海》结字条），那么，就只该有“上古结绳而治”（《易·系辞》）的“结绳”和“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汉书·董仲书传》）的“结网”两个词汇而已。但当“结”具有男女交合的譬喻义后，就产生了“结合”、“结交”、“结发”、“结婚”等词。并由此而引申出“缠绕”、“绝别”、“缭乱”、“关系”、“解放”、“解散”、“挑拨离间”等等。这些词汇至今仍为大家所习用，虽然许多人已不清楚、也不理会它们的譬喻义了。

现在，俗称谈恋爱、耍朋友的男女为“绞家”。

绞者，缠绕也。质上的合二为一是结，形上的合二为一便是缠或绕。事实上，要结，也须经过缠绕的过程。正如《说文解字》说：两木相连曰“构”，两本相交曰“架”。构是质上的合二为一，架是形上的合二为一。按理“构”即是有榫的连合，则譬喻男女交合也形象，也为人们所欢迎。但“构”缺乏含蓄，而作为“一体”而言，“结”更形象，更富诗意。后来，中国人又把那种未经缠绕的男女交合称为“媾”。（交媾、媾合）。

用“结”譬喻男女交合究竟起于何代，现已不可考了。但《诗经》中已有“青青子衿，悠悠我心”（《郑风·子衿》）和“亲结其缡”（《幽风·东山》）等。至于用“结”作爱情的象征信物，则在战国时代就已成风。屈原《离骚》中就有这种描写：

吾令丰隆乘云兮，求宓妃之所在，解佩纕以结言兮，吾令蹇修以为礼。纷总总其离合兮，忽纬繣之难迁。

郭沫若是这样翻译的：

云师的丰隆，我叫他驾着云彩，为我去寻找她的住址所在。我把兰佩解下来拜托了蹇修，我拜托他代表我去向她求爱。她开始总是含糊地欲允不允，忽尔间又乖违了全不赞成。

郭沫若便根据“结”的譬喻义把“纷总总其离合”译为“欲允不允”，把“忽纬繣之难迁”译为“全不赞成”。并把“佩纕”译为“兰佩”，而不译“结言”。那什么是“结言”呢？闻一多的《离骚解诂》在解释“结幽兰而延佇”一句时恰好解释了“结言”。闻先生说：“结兰者，兰谓兰佩，结犹结绳之结。盖楚俗男女相慕，欲致其意，则解其所佩之芳草，束结为记，以贻其人。结佩以寄意……已欲所言，皆寓结中，故谓之结言。”

在楚国，杂花生树，莺飞草长，屈原他们用以作结的是幽兰而非绳子。在胡漠必是皮条，在蛮山定为藤蔓；黛玉们用榴裙鲛帕，阿Q们想必是用铝心线，防弹窗帘可，再生草纸亦无不可。总之，凡能打成疙瘩者，便可“结言”也。下面小引几首古诗，看看古人用“结”的情况：

辛延年《羽林郎》：贻我青铜镜，结我红罗裙。

苏伯玉妻《盘中诗》：君有行，妾念之；出有日，无还期；结巾带，长相思。……

古诗十九首《客从远方来》：客从远方来，遗我一端绮。相去万余里，故人心尚尔。文彩双鸳鸯，裁为合欢被；著以长相思，缘以结不解。以胶投漆中，谁能别离此。

古诗十九首《东城高且长》：晨风怀苦心，蟋蟀伤局促。荡涤放情志，何为自结束。驰情整巾带，沉吟聊踟蹰。思为双飞燕，衔泥巢君屋。

曹植《闺情》：寄松为女萝，依水如浮萍。齐身奉衿带，相夕不堕倾……（《玉篇·礼内》：“衿纓荼履”，郑注：“衿，犹结也”。）

汉明帝《种瓜篇》：与君新为婚，瓜葛相结连。

鲍照《杂诗》：愿逐明月入君怀，入君怀，结君佩。

……

吴迈远《古意赠令人》：日日望君归，年年不解缡。

……（缡，佩带。）

梁武帝《拟青青河畔草》：幕幕绣户丝，悠悠怀昔期。……音微空结迟，半寝觉如至。

刘孝绰《无题》：荡子十年别，罗衣双带长。……

卫敬瑜妻王氏《捉搦歌》：黄桑拓履蒲子履，中央有丝两头系。小时怜母大怜婿，何不早嫁论家计。

敦煌曲子词《斯五八五二》：罗带有纤长，自作同心结。

敦煌曲子词《伯三二五一》：罗带旧同心，不曾看至今。

敦煌曲子词《伯三八三六》：自从君去后，无心恋

别人。梦中面上泪痕新，罗带同心自绾。（《汉书·周勃传》：“绾侯绾皇帝玺”注：“绾，谓引结其组。”）

敦煌曲子词《伯三八三六》：白日长相见，夜头各自眠，终朝竟日意喧喧，愿使合绾裙带，长绕在你胸前。

.....

太多，太多，不胜枚举。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假如没有“青青子衿”的用结风俗，“结”是不可能如此广泛地被用来抒发“悠悠我心”的。例如《隋书·宣华夫人陈氏传》就记有：“帝遣使者齎金盒子，贴纸于际，亲署封字，以赐夫人。盒中有同心结数枚。”以荒淫著称的炀帝本无所谓爱情，更无须如此婉曲表示。炀帝居然如此认真，可见当时流风之重。至于千金小姐上彩楼投彩球以择佳偶，可以说是古代一种极浪漫、极精彩、极富“轰动效应”，也极美的风俗，往往不厌其烦地被搬上舞台，写进小说，装进故事。其中彩球，明显是美化、夸张了的“结”。直到解放前，结婚拜堂，新人必牵定红绸之球，自然也是这种大“结”。现在在结婚专用的出租车头，也牵有这种红绸大结，可见这种象征用“结”的风俗早已仪式化和公式化了。再如鲁迅在回忆绍兴一带的民风民俗时曾说过：“绍兴一带，女人产死后，男人须请和尚来超度亡灵，一并解放自己。其法是将一根绳子穿上一串小钱，然后打一个死结让和尚解。和尚一边念念有辞，一边挑而拨之。解开之后，小钱归了和尚，亡灵便超了度，而男子当然从质上与他的亡妻彻底脱离了关系。否则，男女之间的关系既是神用红线捆绑的结果，不请示神灵松绑，那牵连在所难免。男人为免此难，故不得不请神的代理人和尚解结相救；和尚也要吃饭，故又须穿一串小钱。”无疑，象征用“结”的流风所致，已不止仪式化和公式化了，照鲁迅所述，简

直到了神秘化和宗教化的地步。

记得二十年前，读过一本叫《我们播种爱情》的小说。先以为是爱情播种术的经验之谈，结果读后大失所望。然而其中有段描写藏民风俗的情节却令我至今难忘：一个藏丫头同时爱上两个汉家转业兵。有天，她把两个小伙子的鞋带偷了，且明目张胆将其系于脖子之上，两个小伙子找她还，她反而十分委屈地大哭起来。原来藏族姑娘以偷谁的鞋带来表示她爱上了谁。两个大兵对此当然懂不起。当时读罢，颇觉此异国情调很美。现在看来，这“异国情调”恰是“汉风传播”所致。正如刘三姐的“绣球”，拖拉机手金花婚礼上的“吃线”，都是渊源于象征用“结”的风俗。

我在盐源当知青时，听过这样一首民歌：“青布帕子丈二长，挽个疙瘩丢过墙，只要妹敢接疙瘩，疙瘩就是好桥梁。”感叹之余，使我发现了一点“结”的辉煌的历史。现在，淳朴的象征用“结”的民风早已不复存在，而现在常用的词汇如“结束”、“结构”、“解放”等又跟“性”相去十万八千里。这是“结”的张力还是传统文化的消溶力？真教人弄不懂。但有一点，算是“结”给予我们的启迪：任何一件美好的事物，一旦被公式化、仪式化、甚而神秘化、宗教化，它都只有死路一条。

1976.2

“退”话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观

狄之水兮，其色幽幽。
我将济兮，不得其由。
涉其浅兮，石啮我足；
乘其深兮，龙入我舟。
我济而悔兮，将安归尤？
归兮—— 归兮——
无与石斗兮，无应龙求！

这是唐朝诗人韩愈《琴操十篇》中的第一篇《将归操》。试译如下：

狄之水啊，颜色是那么幽深。我想渡过河去，又苦于想不出办法。那水浅的地方虽可涉水而过，但河底尖利的石头会刺破我的足；那水深的地方虽可乘木而过，但那些巨大的鳄鱼会爬上木筏来伤害我。我现在临水踌躇，是多么后悔呀，我何苦一定要冒这许多危险渡过河去呢？倒不如回去过点安安稳稳的日子。算了，回去吧！回去吧！不要跟那些石头比谁硬，也不要跟那些吃人鳄鱼攻守不休！

清代陈沆所著《诗比兴笺》对此诗是这样解释的：“盖龙谓窃弄威福者，石谓余党附和者，（此诗）言我将小试其道，则群小齟齬；将深论大事，则权贵侧目。吾力其能胜彼乎？恐其道未行而身先不保矣！”

可见此诗是首讽喻诗。诗人运用比兴手法，将渡河之事讽喻仕途之事，抒发了他当时那种欲进又怕，怕而思退，退而于

心不安的矛盾、痛苦且心酸的复杂感情；暴露了他“舍其道而退求其身安”的阴黯心理。正由于此诗有剖析自己的真实，所以比那些空喊“安得广厦千万间……”的忧黎元狂的诗更感人。

看完影片《血，总是热的》，得到一点点启示：在《将归操》中所表现的那种阴黯心理何以在当今改革的各个层而普遍泛滥起来？正如主人公罗心刚说：“工人有工人的退路，干部有干部的退部，当官的退路就更多了。……”

上上下下都有退路，唯有“血，总是热的”的罗心刚一类改革者们“自断退路”，不顾一切勇往直前。难道他们不怕“某些部件锈蚀了、咬死了”却偏要以一腔热血去当润滑剂，从容就义、视死如归？该片编导正是充满激情讴歌改革大业中这种必不可少的“正气”，这种支撑国家大厦的“民族魂”。无奈，正如影片忠实反映的，这些个颇具戏剧“悲壮情结”的改革者们恰似在一片“退路”的死海中点点白帆，令人心寒。何以形成这死海而不是大潮？这倒是大可玩味的。

当官的，一部份本身就是既得利益者，改革的阻力，群小也，权贵也，韩愈所谓的“石头与龙”。古有商鞅，近有康有为、谭嗣同，均死在他们手中。而另一部份当官的，便处于韩愈的情境——“吾力其能胜彼乎？”经验告诉他们：必须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切勿急功近利，务记以柔克刚！

一般干部、群众本无所谓“退”与“不退”，要吃饭，就得跟着指挥棒转，命中注定。他们的“退路”只是就“积极投身改革大潮”中“积极”相对而言。退到不积极、不热情、不主动，甚至袖手旁观、睁只眼闭只眼。实在形势所逼，才尽量“摸着石头过河”，免得呛水或者足被划破。既然改革是人民自己的事业，为何人们如此不理解？实在因为“正气”在一次次运动中早被沾污，“民族魂”也在一场场“兴无灭资”的剿杀中荡然无存。剩下的就只有本能的“余悸”：谁知道这回是不是反